



文學與保衛和平

楊 彥 劬 譯



大 眾 書 衣 印 行



文學與保衛和平

葉米洛夫等著
楊彥劬譯

大眾書店印行

文學與保衛和平

書號：京 139(發)

32K.176P.6700元

大眾書局印行

北京店：西西北大街

天津店：羅斯福路

有版權 不准翻印

北京解放印刷廠印

初版：一九五一年九月

(0001—2500)

目 錄

文學與保衛和平·····	阿尼西莫夫 (一)
蘇聯文學是擁護和平的·····	葉米洛夫 (二)
保衛和平的蘇聯文學·····	葉米洛夫 (四)
擁護和平的詩歌·····	馬卡洛夫 (六)
高爾基——和平戰士·····	葉米洛夫 (七)
瑪雅可夫斯基爲和平而戰鬥·····	路列可夫 (八)
拿瑞姆·希克梅特·····	摩綏穎科 (一〇)
巴勃羅·聶魯達·····	庫德文可娃 (一二)
法國的史詩·····	貝西斯 (一六)
和平敵人的嘴臉被揭露了·····	艾儒思特拉多娃 (一八)

文學與保衛和平

阿尼西莫夫

一

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的鬥爭行列，今天已經有世界上很大的一部份人口——大約九億男女——參加，並且正在突飛猛進地增太，取得不斷的勝利。和平戰士們，不分種族、宗教和政治意見，正在一條有組織的聯合陣線上，團結力量，來制止新的戰爭威脅，並使人類的敵人——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計劃，受到挫折。

一年以前，在巴黎和布拉格召開的第一屆世界和平大會，是各國人民要求和平和堅決約束帝國主義戰爭煽動者的有力表現。

去年一年中，和平陣線，無論在力量上和範圍上，都有增長與擴展，跨越各國的國界，遍及於一切國家和地球上各大洲。保衛和平的羣衆運動，如歐洲碼頭工人拒絕卸下美國軍火，各地正在舉行的保衛和平大會，世界和平大會常設委員會在羅馬和

斯德哥爾摩兩次會議——這些都是和平與自由的口號正在一切進步人類的心裏喚起廣泛反應的真實證據。

和平力量的團結和鞏固，得到蘇聯充分的堅決的支持：蘇聯一向是，而且將來也是，站在爲持久和平與世界安全的鬥爭最前列的。

蘇聯和平大會在莫斯科舉行，蘇聯最高蘇聯埃會議討論斯德哥爾摩和平呼籲書，蘇聯千百萬男女簽名於斯德哥爾摩和平呼籲書上，這些都是既明顯又真實的證據，證明蘇聯人民對和平的願望和蘇聯人民爲爭取和平貢獻出巨大的力量。

偉大的蘇聯是世界和平鬥爭的旗手。東南歐各人民民主主義國家，正在勝利地奠定社會主義的基礎，擁護和平。偉大的中國人民，已經掙脫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奴役的枷鎖，也擁護和平。資本主義統治下的千百萬普通男女也同樣擁護和平。

亞力山大·柯南楚克（Alexander Korneichuk）在『保衛和平』雜誌寫道：和平運動的浪潮已經包圍了地球。

帝國主義反動勢力正在千方百計地設法鎮壓對戰爭日益增長的反抗，像他們過去曾經許多次鎮壓過的一樣。但是他們忘記了：現在他們正在對付的不再是無知的無組

織的羣衆了。人民的政治覺悟已經提高，他們越來越團結，因此，千百萬普通男女要求和平與他們國家安全的抗議呼聲也就越叫越響亮，越有信心了。

和平運動並非就是祈求太平運動，因為祈求太平運動向來是不生效的，不會使帝國主義者害怕的。祈求太平者善於口若懸河譴責戰爭和描繪戰爭的恐怖，但是他們却不敢從事反對戰爭販子的實際鬥爭。

和平戰士們的運動是一個積極性的運動，它的特點表現於千百萬人民向戰爭煽動者進行鬥爭和阻擊他們吞噬人類的侵略計劃的不移決心。它的歷史意義在於它是人民大衆行動起來保衛和平已有準備的証據。

各國人民需要和平。蘇聯人民熱心關懷維護和平，因為他們所遵循着前進的社會主義道路已經在他們面前展開了創造性努力的無限遠景。

斯大林天才所照耀的國土上，各處都掀起建設性努力的高潮。在蘇聯各加盟國之前，在每一蘇聯男女之前，展開着的遠景，既然如此美好動人，那末，只有瘋子或者挑撥離間者才會說蘇聯人民需要戰爭。一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國家，怎麼會需要戰爭呢？這樣的國家只能是和平的堡壘。

文學據說是人生的鏡子。這樣說來，蘇聯的散文、詩歌和戲劇，確是正在埋首進行建設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全國各處揚溢着的創造力的充沛和活躍的明確表現。我們可以說，蘇聯文學的每一篇作品都是無例外地爲和平事業服務，因爲它既然表現着蘇聯人民的希望和抱負，並且歌頌着在正義基礎上從事改造世界事業的人類。

在進行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東南歐各人民民主主義國家裏，文學也是自由與和平的工具，因爲文學既然是爲人民服務，就不可能再爲任何與戰爭有關聯的目的服務了。

這點，東南歐各人民民主主義國家自從人民力量從帝國主義羈絆裏解放出來之後，在文學事業蓬勃的發展上，表現得特別明顯。傑出的作家的作品，如羅馬尼亞的沙杜維亞努（Sadoveanu），保加利亞的斯多筋諾夫（Ljudmil Stojanow），波蘭的克魯茨科夫斯基（Kruczkowski），和捷克的梅耶洛娃（Maria Meyerova）等所寫的，讀起來，與各處涌現出來成名的非常多才的青年作家所寫的作品，一樣富有生氣，一樣新鮮活潑，一樣使人手不釋卷。就是這些波蘭的、保加利亞的、阿爾巴尼亞的，和羅馬尼亞的新文學，在從前一向不會享有過的自由空氣裏生長壯大，正在忠誠地爲和平

事業服務。這些作家，雖然年齡和風格各人不同，但由於他們都是他們人民的真正兒女這一事實，他們都是和平戰士。

對於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新文學，我們可以用同樣的話來說，中國人民現在終於得到了自由發展的機會，他們保衛和平的有力呼聲，我們從中國作家，首先是最偉大的作家郭沫若的發言中，可以聽到。

『中國人民，』郭沫若說，『完全知道和平是一宗寶貴的財產，它是各國人民必須爭取，並且必須用全力來保衛的。那就是為什麼中國人民很願意為神聖的和平事業盡一切努力。』

『我們並不向戰爭販子乞求和平，我們要求和平。』中國詩人蕭三說。

在人民已經從帝國主義控制下解放出來的地方，創造性的努力和保衛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一件事的兩面。

德國民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文學發展，既迅速又穩步。那裏，作家們也在積極地參加保衛和平的鬥爭。為什麼在英美法佔領地帶沒有一個出色的作家呢？為什麼那些出色的作家喜歡生活在民主主義新德國裏呢？那是因為這裏有前途，這裏生命活躍而富

有意義，這裏是文藝欣欣向榮的沃土。民主德國的文學擁護和平事業。亨利須·曼（Heinrich Mann），起先害病，後來病亡於美國，不能實現他回到祖國懷抱的願望，斯威格（Arnold Zweig），凱雷曼（Bernhard Kellermann），貝勒（Johannes Becher），賽格斯（Anna Seghers）——這些作家的姓名是每個德國人民所熱識的，也是全世界聞名的，他們都是站在反對戰爭的鬥爭最前列的戰士。新的文學力量正在很迅速地興起，取得上一代的地位，跟人民步調一致地前進，生活着人民的生活，因此願意全心全意地爲偉大的和平事業貢獻全部力量。

即使在帝國主義反動勢力高漲的國家裏，那裏華爾街財閥或者俯從華爾街財閥的意志的各國政府，不惜用盡各種方法，來鎮壓和平運動——文學界最優秀的人物也和高喊反對新的戰爭的千百萬普通人民站在一起，正在參加和平民主陣營。凡是富有生命力的都正在和平的旗幟下面集合，只剩下那些腐朽的資產階級文學殘渣，才給帝國主義反動勢力利用。

二

美帝國主義和其他帝國主義正在試用各種恐怖手段，來抑止和平、自由和真理的

呼聲，但是這些手段並無絲毫力量，可以阻止這個廣大的世界人民運動向前開展。美帝國主義者把法斯特（Howard Fast），勞孫（Lawson），和屈侖波（Trumbo）投入監獄，阿根廷反動政府最近也把『黑暗的河流』（Dark River）作者佛列拉（Alfredo Varela）監禁起來，但是各地千百萬人民却傾聽着從這些監獄發出來的向他們訴說的憤慨言辭。敵人也不能窒息土耳其詩人希克梅特（Nazım Hikmet）的呼聲，雖然土耳其安哥拉幫凶政府把詩人拘押了十二年之久。

千百萬人民的心裏燃燒着對戰爭煽動者的憎恨之火。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進步作家，熟悉人民的思想和願望，受着良心和正義的驅使，來參加人民的保衛和平運動。

澳大利亞女作家潑列恰德（Catherine Susannah Pritchard）寫道：作家們，藝術家們，作曲家們和科學家們，以及各工會和各民主團體的代表們已經鄭重宣誓，願為維護和平盡他們的力量。

這話一點也不錯，參加和平運動的作家們在運動裏確是起了很積極的作用，他們的作品裏因而反映着這些活動，這些作品的意識價值也由於這樣和人民的生活保持着

有利的接觸而提高了。

不論反動勢力怎樣喪心病狂，力圖造成保衛和平便是犯罪行為，不論反動勢力怎樣不惜大量美元或者其他貨幣，來收買走狗和特務分子，不論反動勢力非常巧妙地捏造各色各樣肆無忌憚的誹謗和誣蔑，它將阻止不住文學力量的巨流匯注到和平民主的陣營裏來。

和平與自由口號，在美國進步知識分子中間，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可以由紐約召開的美國文化界和科學界擁護世界和平會議來說明。會議發起人包括科學界和文化界著名人士，如沙潑來（Shapley）、愛因斯坦、和湯默斯·曼（Thomas Mann）等，這一事實就足證明這個會議的異常重要。

美國有名的劇作家奧台滋（Clifford Odets），在會上發言，宣稱爲保衛和平對『死亡販賣者』戰鬥是每一個正直的作家的責任。

他的演辭通體貫透着：只有人民才能够給藝術指出正確的方向這個信念。『藝術家應該（在這些巨大與首要的任務上）幫助人類。我們應該把任何方面——不論是社會的、政治的或經濟的——顯露出來的人類敵人，一一表誌出來。因爲舊日種種的夢

想已經破滅、消逝；我們正在和人民一起向一個新的理想前進。」奧台滋的話無疑地是代表著大多數美國作家所深信的信念。

杜魯門的美國正在採取羅織入罪和判處徒刑的手段，來嚇唬這些作家。但是這種做法，只有把美國作家的堅強不屈的品質置於考驗，使他們為和平而鬥爭的勇敢和決心得到鍛鍊，其他可沒有什麼作用了。

一提起美國為和平事業獻身的作家，我們就立刻記起法斯特的名字。他的歷史小說『最後的邊疆』(The Last Frontier)、『自由之路』(Freedom Road)和他的其他反帝的寫作，構成擁護真正民主反對美帝厚顏亂喊自由平等口號的鬥爭的有力武器。

法斯特在他的像『克拉頓』(Clarton)一般的長篇小說裏，在他的短篇小說佳作裏，以及關於今日美國生活的特寫裏，描寫工人階級政治意識的覺醒，他們團結的增強，並且指出工人階級先鋒隊——美國共產黨員——怎樣逐漸獲得更大的威望，贏取人民的信任。

美國進步文學界裏，一件重要的大事是薩克司頓 (Alexander Saxton) 的長篇小說『偉大的中部地方』(The Great Midland)。作者採取一九一一年至一九四一年

這一長段的歷史時期，敘寫美國鐵路工人的地位，指出怎樣經過長時期的鬥爭和嚴格的考驗之後，出現了新典型的美國人，小說裏的主人公工人共產黨員台扶·斯巴士就是代表。

薩克司頓這部小說，和法斯特的『克拉頓』同樣，大力地提出了種族不平等問題，這是今日美國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這兩部作品都具有強烈的控訴力量，原因在於它們透露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儘管工人的膚色有所不同。這些長篇小說裏所描寫的黑人是和白色同志並肩向帝國主義鬥爭的人。

對於人民不可輕視的日益壯大的團結的描寫是這兩位作家的重要文學成就，也說明了他們的作品為什麼在美國現代文學界裏有這樣的重要性。

關於其他描述戰士和組織者（意識上已有鬥爭的充份準備的），怎樣從人民的隊伍裏湧現出來的作品，應該提一提麥克亨利和邁爾士（Beth Mc Henry and Frederick Myers）合寫的『水手歸來』（Home Is the Sailor）。這部長篇小說描寫美國水手和碼頭工人在三十年代經濟危機時期所遭受的淒慘境遇。我們讀了，可以看見殘酷的現

實怎樣使不畏一切的不屈不撓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動勢力的新戰士挺身出來進行鬥爭。

麥克亨利和邁爾士以簡潔生動的筆調描寫美國工人對蘇聯深切的關懷。當小說的主人公皮列·弗來爾遇見曾經到過蘇聯的人們的時候，他追蹤訪問他們，向他們提出許許多多關於社會主義的問題，問他們蘇聯怎樣把社會主義付之實施。蘇聯這個題目，對於皮列，具有不可抵抗的吸引力。

假使皮列和他的友人們面臨殘酷的考驗時候並不沮喪，假使他們所遭受的艱苦只能增強他們鬥爭的意志，這是大半因為他們知道他們並不是孤軍作戰，因為他們知道社會主義已經在蘇聯廣大的國土上取得勝利。

今天美國最佳的文學作品都是爭取和平的强大武器，這是因為它們對於鞏固人民的團結和提高他們的覺悟有所幫助，也是因為把那些迫使人民羣衆陷入窮困並且煽動新的戰爭的吸血鬼的獨裁統治毫不留情地加以暴露的緣故。

帝國主義反動勢力正在瘋狂地設法強迫正直的作家擱下筆來，並且強制他們和人民分離。卡恩（Gordon Kahn）所寫的『審判中的好萊塢』（Hollywood Trial）敘述臭名遠揚的非美活動委員會對於若干有才能的好萊塢作家的威迫利誘。但是華爾

街財閥的走狗們並未懾服那些深信自己的舉動是正義的正直作家。

恰好相反，勞孫、屈命波、馬爾滋（Albert Maltz）以及其他在這個不名譽的「案件」裏被傳審的作家所發表的辯訴演說倒是對於帝國主義瘋狂迫害給以嚴厲的控訴。

卡恩在他的作品前面引了一節德國著名作家湯默斯·曼的廣播演辭：『在德國，事態正是這樣開始。接着來了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之後，來了戰爭。』

對德國法西斯式『實驗』懷着好感，企圖把它施行於美國的美國軍人，滿勒（Norman Mailer）在他的長篇小說『裸體的與死亡的人們』（The Naked and the Dead）加以有力的暴露。

這部小說的人物之一是肯寧將軍，他是一個蔑視他的同胞，侮辱他的部下，想盡千方百計務使他的士兵喪盡一切自尊心，成為唯命是聽的木偶人。這一點就把美國軍人的心理狀況明顯地刻劃出來。但是還不只這一點。肯寧是一個澈頭澈腦的法西斯分子。德國納粹分子沒有能够實現他們的一切計劃，他很感遺憾；美國能够成就德國法西斯沒有成就的業績是他日夜企望着的。

這部長篇小說另外還含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啓示。小說的情節雖然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但是肯寧將軍毫不掩飾地盼望着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是美蘇大戰爆發的一天。那末，他將能够放手讓他的法西斯意向盡量發揮。

滿勒的小說把像肯寧一般的惡棍毫無人性的醜惡姿態一一揭露，就是把帝國主義者希望遮掩他們的血腥陰謀的面幕完全撕開了。

但是，可惜因爲受了今日美國很流行的頹廢傾向的影響，這部長篇小說的效果損減不少。它的社會力量因此也大爲減弱。

戰爭販子和反蘇挑撥專家也是長篇小說『外交家』(The Diplomat)裏的人物，這是澳大利亞作家阿爾掘列治(James Aldridge)傑出的新作。據卜立脫(Harry Polit)的權威意見，這部作品是『對於英國外交的手段和目的的無情暴露』。作者描寫一個帝國主義外交家所擺佈的重重反蘇陰謀，這就指出了帝國主義陣營裡所普遍存在着的虛偽、兩面性和嗜戰成性的種種醜惡。

英國文學對於爭取和平貢獻不多，有這樣一部書出現，是使人很感滿意的。荷蘭作家弗里斯(Theun de Fries)責備英國大部份人民『對於這個運動太不予以重視』，